

历史 上的 的 60 年

60年一甲子，我们应有一个审视历史的独特视角。本书呈现了历史上13个朝代步入60年时鲜为人知的小细节，带你走进历史深处……



冯敏飞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历史 上的 60年

冯敏飞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上的 60 年/冯敏飞著.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7-211-05879-2

I. 历... II. 冯... III. 中国—古代史—研究—古代
IV. K2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03675 号

历史上的 60 年

LISHI SHANG DE 60NIAN

作 者: 冯敏飞

责任编辑: 汤伏祥

出版发行: 福建人民出版社

电 话: 0591—87533169(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 211@fjpph.com

地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 350001

印 刷: 福建省天一屏山印务有限公司

地 址: 福州市铜盘路 278 号

邮政编码: 350003

开 本: 770mm×970mm 1/16

印 张: 11.25

插 页: 2

字 数: 153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1-05879-2

定 价: 2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CONTENTS



引 言	纵观中国封建 3000 年	(1)
第一章	西汉：“无为”结出盛世果	(17)
	一、匈奴降臣也封侯	(19)
	二、周亚夫怒罢宫廷宴	(24)
	三、蝗虫不可小视	(28)
第二章	东汉：内外展示儒家风范	(33)
	一、刘烜东巡	(35)
	二、北匈奴纷纷来降	(38)
	三、鼓励生育	(40)
	四、完善历法	(41)
第三章	东晋：乱世英雄的登场与谢幕	(43)
	一、朱序身在曹营心在汉	(44)
	二、谢安每临大事有静气	(47)
	三、王彪之反对建皇宫	(50)
	四、郗超被父亲骂“死太晚”	(51)
	五、南方小国林邑入贡	(52)
第四章	北魏：个个比狐狸更狡诈	(55)
	一、大兴土木建都城	(58)
	二、大皇帝被小百姓骗	(60)



	三、屠刀所向	(61)
	四、第一次大禁佛教	(64)
第五章	唐：武则天闪亮登场	(68)
	一、光顺门朝武后	(70)
	二、与吐蕃兵戎相见	(74)
	三、骆宾王狱中咏蝉	(76)
	四、《秦王破阵乐》重见天日	(78)
	五、《道德经》成为科举必读书	(79)
	六、改元折腾	(81)
第六章	辽：再现“三国演义”	(82)
	一、与北宋友好	(83)
	二、救援将亡北汉国	(85)
	三、新势力女真入侵	(87)
	四、恢复贡试	(87)
第七章	北宋：忍辱负重为黎民	(89)
	一、大力劝农	(91)
	二、寇准罢相	(94)
	三、“天书”的闹剧、喜剧与悲剧	(97)
	四、吓死杨亿	(100)
第八章	西夏：是战是和难取舍	(103)
	一、与宋继续拉锯战	(104)
	二、向辽国求助	(108)
	三、创建张掖大佛寺	(110)
第九章	金：“小尧舜”忙里不忙外	(112)
	一、盘点土地和人口	(113)
	二、册封圣地长白山	(117)
	三、拒纳高丽叛臣	(119)
第十章	南宋：无臣又无君	(121)
	一、赵构病薨与赵昀退位	(123)
	二、辛弃疾的另一面	(125)
	三、张道清辟九宫山道场	(128)

四、日本荣西禅师二度入宋	(130)
第十一章 元：仍在血雨腥风中	(132)
一、镇压云南上都派叛乱	(133)
二、镇压海南等地百姓起义	(137)
三、财政是个大问题	(139)
四、编成《皇朝经世大典》	(140)
第十二章 明：反贪反腐振朝纲	(142)
一、朱瞻基新政	(144)
二、交趾脱离中国	(148)
三、查处大贪官	(149)
四、朱瞻基亲巡北方边境	(151)
五、果断立太子	(152)
第十三章 清：改革而不开放	(155)
一、改革经济管理制度	(157)
二、关注民生	(159)
三、第二次禁教纠纷	(161)
四、《佩文韵府》与文字狱	(163)
五、文星相继陨落	(165)
结 语	(168)
后 记	(175)

引言 纵观中国封建 3000 年

这题目很大，足以让专家学者皓首穷经，写它千百万言。不过，这里不是学术研究，只是借以谈点个人读史感觉，所以虽有踌躇，但没被吓住。培根、叔本华等大腕人物，不也常以短文写大题目吗？

梦想侥幸逢个好官吏

“封建”意即“封土建国”，指帝王把他直接管辖王畿以外的土地，分封给诸侯，跟贼头分赃差不多。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划分，学术界存在诸多争议，我倾向于中国封建社会始于周武王，止于清王朝，即从公元前 1027 年至 1911 年，这样算来约有 3000 年。

纵观中国封建 3000 年，你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我的最深印象，概而言之一句话：黎民百姓不敢奢望有个好官府，只梦想侥幸逢个好官吏！侥幸逢个好帝王，甚至得侥幸逢上官吏心情好，不要因为夫妻床上不和谐或蚊虫叮咬而动怒……

中国人自古向往国泰民安。孔子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老百姓说得更通俗：“宁为太平犬，莫作乱世民。”可历史上偏偏多乱世。如秦汉统一中国之后，三国有魏、蜀、吴；下来晋有西晋、东晋，其中东晋又有 16 国；再下来南北朝，其中南朝有宋、齐、梁、陈，北朝有北魏、东魏、北齐、西魏和北周，数百年间有几十个朝代，而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意味着战争或宫廷政变，意味着流血，意味着百姓遭殃，上到皇帝下至官吏本身也没多少能幸免。战争的硝烟暂时熄灭了，但国人的灾难并不一定随之消散。

注意：本书所说的“国家”，多着眼于历史概念。它往往与“朝代”是同义语。例如我们在地方志书中常看到“国朝”，指的就是本朝，如明朝、清朝等。在当今，我们说“国庆”多少年，指



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多少年，而不是指整个中国历史。

美国作家欧文·通斯的《凡·高传》中有句对话挺有意思。著名画家鲁本斯在担任荷兰驻西班牙大使期间，经常把下午时光消磨在画架前。一天，有个从旁边经过的人说：“我发现外交官有时用绘画来消遣。”鲁本斯回答道：“不，应该说是画家有时要用外交事务来消遣才对！”

一个画家拿外交官消遣算什么东东！皇帝那么大的官儿，早就给中国人拿着玩了！比如宋徽宗赵佶对于书画的爱好及水平虽说比凡·高和鲁本斯逊色，但绝不亚于皮森特之流。不务正业如果能够做到“不误正业”，应该无可厚非。何况任何人都不能没有业余生活，以书画、木匠活之类消遣，总比吃喝嫖赌更有益于社会吧！何况有些业余爱好与本职工作并不矛盾，反而能相互促进。例如东汉章帝刘炟业余爱好书法，创造出业界著名的“章草”，本职工作也开创了“明章之治”，人民喜出望外。问题是，帝王往往像贪玩而又没有父母管教的野孩子，他们的业余爱好即使本身无害也往往误国，祸及百姓。

北齐帝王高洋的业余爱好居然是刽子手活儿！“职业杀手”已让警方头疼不已，一个至高无上的帝王染有此癖有多恐怖！他在金銮殿备一口锅和一把锯，每逢喝醉酒，必须杀人才快乐，而他从早到晚都在喝醉酒，所以必须从早到晚不停地杀人。宫女、宦官和亲信，每天都有人惨死在他手下。这还不够，还要把死囚送到皇宫，以满足他的杀人爱好。但死囚也不够，得把拘留所尚在审讯的被告拉来充数，称“供御囚”。他出巡时，把“供御囚”像美女美酒一样带上，随时“享用”。他杀了薛贵妃不算，还把她血淋淋的人头藏在怀里，带到酒宴上，当众抛出来……

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一个国家会不幸出现品行不端的领导人不奇怪，奇怪的是当时的人民不能及时制止他为非作歹，而只能忍，忍到他死，然后才长长地喘一口气，庆幸说：“老天终于有眼啊！”老天开眼也得侥幸才能逢上。杀人如麻的高洋终于死了，他的儿子高殷继位。不久高洋之弟高演将高殷杀了篡位，一年多后病死，弟弟高湛继位。柏杨说：“高湛的狂暴荒淫，不亚

于高洋。然而，集高家劣根性之大成的，却是高湛的儿子高纬。”人民诚惶诚恐盼了28年，才盼到北齐被北周所灭。

终于有隋朝用武力结束南北朝，结束大动荡，迎来大统一，人民也迎来好运——开皇之治。可惜好景不长。杨坚到外地避暑，突然生病，他儿子杨广入宫侍奉。这不肖之子，居然敢非礼老爹最宠爱的陈夫人。杨坚大怒，杨广便索性将老爹了结了，盛世也随之夭折。那么，这位胆敢弑君的帝王业余爱好什么呢？

杨广的业余爱好是旅游。旅游比刽子手活儿高雅多了，但一到帝王手里又变成人民的灾难。杨广新官上任第一把火是调民夫200万扩建洛阳城和洛阳宫，又调100余万开通济渠，10余万开邗沟。他开运河的目的不是为人民搞水利交通事业，而是便于他乘船游览当时最繁华的大都市江都，即扬州。沿运河建皇宫40余所，还有小运河建宫16所，每院美女二三百人，随驾宫女数千。出游之时，仅纤夫就得8万。1万余只船首尾100余公里，骑兵夹岸，万马奔腾，旌旗遍野，不知挥霍多少民脂民膏。南巡回来又北游突厥。北方缺水，就改船为车。车跟船一般大，不用车轮，而由人肩抬着走动，场面荒诞离奇。

中国帝王有“谥号”。它与庙号不同，是在人死之后，其子孙和后人依据他生前德行和事迹，给予一种寓有褒贬之义的称号。它分三类，即美、平、恶。美谥是褒，恶谥是贬，平谥是怜。恶谥如暴、昏、炀、厉等。杨广被称为“隋炀帝”，你可以想象在他治下百姓是多么不幸。

幸运的是隋朝短命，头尾才37年。人民又熬了18年改朝换代的战乱，终于幸逢一个辉煌灿烂的唐朝。然而，稍具体看一下，长达289年的唐朝也不全是阳光明媚。

大唐是我们最熟知的，这个朝代有3位皇帝也是我们平时了解最多的，即李世民、武则天和李隆基。前两位留待后面说，这里先说后一位。

唐玄宗李隆基的业余爱好是歌舞及美女，这本来更雅，即使非议，也是古往今来男人普遍容易犯的小毛病。杨玉环是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究竟美得多别致，即使有沉鱼落雁羞花闭月之



类的提示，我们还是难以想象。我倒是想，宫中那成群美女就没一个比她漂亮吗？我不信。当然，美女也是不可比拟的。但有一点我相信，那就是她特别可爱，因为她歌唱得特别好，舞跳得特别好，以致贵为天子的李隆基愿意屈尊为她亲手击鼓伴奏。他是真心爱她的，大胆将此媳妇夺为贵妃，集三千宠爱于一身。

对杨贵妃的爱，焕发了李隆基的青春，工作加倍努力，开创了大唐第二个盛世——开元盛世。最后被迫同意她死，挺丢中国男人的脸面——你看人家特洛伊为一个美女宁愿打10年仗。不过看在他禅让皇位并发誓跟她“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分上，我认为他同意她死是良心突然发现，是为了国家安宁，她实际上是为国殉难。本来他们可以为天下男女爱情示范，无奈他这业余爱好不知不觉中产生副作用。因为爱屋及乌的缘故，他重用她的哥哥杨国忠，而这位国舅大人挺不争气，引起公愤，大将安禄山被迫造反，兵谏诛杀杨国忠及其妹妹。她美丽的生命挽救了大唐，但开元盛世夭折，小乱难止，大唐像一个人重病在床，虽然拖延了一些岁月，还是被大乱的五代十国所取代，又有一代又一代黎民百姓受苦受难。可见，即使大唐那样众口称颂的朝代，百姓也得侥幸！

再回头说儒家最推崇的周王朝。“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争霸称雄，烽火连天，祸及百姓自不必说，即使相对安定的西周时期，也有暴君，如“周厉王”，从这谥号就可以想象那是一个多么悲惨的时代。可见，在儒家最理想的时代，中国人仍然得侥幸。

中国历史悠久，史学也悠久。一代又一代的史学家们拿着放大镜查找历史上的“盛世”，只查出16个。从中，你可以看出，在那3000年来，中国人侥幸的概率有多大。

封建王朝自然得“夭折”

中国传统文化崇老抑幼。汉朝规定，给70岁以上的老人授以王杖，允许出入宫廷，受到侮辱以蔑视皇族论罪。千百年传统，对没活过50岁的都算“夭折”，不能登神龛享受后代祭祀。民间还要对“短命鬼”加以惩处，撒上大把芝麻，让他永远数不完——

永远没有投胎重返人间之日。“夭折”的政权也该诅咒，因为它白耗了改朝换代那沉重的社会成本，太让天下百姓失望。时过境迁，我们今天没必要再去诅咒那些朝代了，但做做反思，应该还是必要的。

俗话说，黄泉路上无老少。每个人都必须死，这是绝对公平的。但怎么个死法，活多久再死，这又是极不公平的。在历史长河中，国家也如此。

既然为人，谁都希望能多活一些时光。作为人上人的帝王，自然更甚，“万岁”成为帝王的代名词。然而，希望归希望，“寿终正寝”对于许多人只是梦想。人生意外太多了，稍不走运就可能夭折。特别是在那战乱多、生活条件简单、医学又尚未发达的古代。比如天花、麻疹、难产等，都很容易夺走人的生命。所以，帝王也常碰上短命、无人以继之类的悲剧。比如明朝的朱常洛，32岁继位，十几天就得病，仅一个来月就归西，史称“一月天子”。他儿子朱由校登基仅16岁，也只在位7年便死。朱由校没有子女，所生3个儿子和2个女儿全都夭折，而且死得很窝囊。朱由校喜欢猫，经常有几只猫在身边嬉闹，随时分享他的美食，可是猫儿并不懂得报恩，经常在夜里争风吃醋，乱嘶乱叫，吓得龙子龙女抽搐成疾，以至夭亡。更不幸的是，南宋皇帝赵构患阳痿，连想不敢多想。

其实，帝王自己也明白：万岁只能是梦想。就说始皇帝秦嬴政吧，他强烈奢望长寿，专门委派浩浩荡荡的人马到处寻求长生不死的仙丹。但同时，他却早早做好了死的准备。他亲自拟好一系列名称，自称“始皇帝”，儿子称“二世皇帝”，孙子称“三世皇帝”，如此等等，以至“万万世皇帝”，千秋万代永远在自家传下去。不过，他想得太天真了！才短短15年，也就是不可一世的秦始皇死后第三年，秦氏江山就易他姓，而且亡得狼狽：秦始皇那刚继位46天的儿子子婴，坐白马素车不算，还得系一条白练，躬着身呆在路旁，双手将那块刻着“受命于天，既寿永昌”8个字的大印呈递给刘邦。

我总觉得，封建王朝短命是必然的。为什么这样说呢？

天不与

古代认为君权神授，君王秉承天意统治人民，因此皇帝称“天子”。金主完颜亮有天召集众臣，说得有板有眼：“我昨晚梦见上帝，他派我当天策大将，命我征讨一个国家。受命出来，刚要上马，便见到无数鬼兵。我射出一箭，他们大呼大叫。我惊醒之后，耳边还是他们的声音。到马厩一看，又发现我的马满身流汗。再看我的箭袋，也少一支。种种迹象表明，这个梦是真的，真是上帝要我去铲平江南！”

有的帝王生怕朝野怀疑这种玄乎的事，往往还要制造一些异端。有趣的是，造反的人也往往假借天意。如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策划者们用朱砂在一块绸帕上写“陈胜王”三个大字，塞到鱼肚里。戍卒们买鱼回来，发现鱼腹的“丹书”，觉得惊奇。同时，陈胜又让吴广潜伏到营地附近荒庙里，半夜点篝火，模仿狐狸声音，大声呼喊：“大楚兴，陈胜王！”就这样，大伙们真的拥戴陈胜为王。然而，陈胜建立的张楚国才年把功夫就全军覆没，可见他们反抗暴政虽然顺乎民意，但并没有天意的庇护。那些伤天害理的暴君，不管人民死活的昏君，更不可能得天独厚。

那么，历代封建统治者为什么要像“挟天子以令诸侯”那样挟持天意呢？蒙古开国可汗铁木真（即成吉思汗）提供了一个绝妙的答案。他攻占中亚一个伊斯兰教重镇后，把那里的百姓全部驱赶到祈祷场，“义正词严”地斥责说：“你们应该知道，你们犯了滔天大罪，所以必须受惩罚！如果你们要问，我有什么证明你们犯罪，那么我告诉你们，我就是上天的使者！如果你们没有犯罪，上天为什么要派我来送你们进地狱呢？”训完，放开手脚大屠杀。

披上天意的外衣，帝王对本国人民也为所欲为。前秦的苻生是位十分可怖的暴君。他身不离刀斧铁锤钢锯之类凶器，一不高兴就亲自杀人。请群臣喝酒时，哪位不肯喝醉，能喝一斤喝八两，马上乱箭射死。他问大臣：“你看我这个君王如何？”大臣自然恭维说：“您是个圣主。”他大怒：“你拍马屁啊，斩！”又问别的大



臣。别人吓坏了，吸取血的教训，斗胆说：“陛下是仁君，只是刑罚稍稍重了一些。”他更怒：“你诽谤我啊，斩！”他手下的大臣无所适从，跟在河下游喝水的小羊一样，没有不被在上游的狼吃掉的道理。就这么一个魔王，公然下诏说：“我当帝王，乃受上天之命。我所杀的都是坏人，有什么不对？”

然而，不信天意的大有人在。为了篡位，儿子杀老子的事并不罕见，夫妻、母子、叔侄、兄弟相杀也不少。南齐皇长孙萧昭业，为了早日继承皇位，虽然没杀祖父，但他聘请巫婆用法术咒祖父速死。祖父果然病倒，他手舞足蹈，连写36个小“喜”字，然后用这些小喜字绕成一个大大的喜字。祖父果然死了，他登基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赏赐巫婆，接着把那些曾经跟他竞争过帝位的弟兄叔伯分批屠杀。他几次要杀叔祖萧鸾，都被人劝阻。萧鸾不是傻瓜，只好发动政变，把他杀了，立萧昭业弟弟萧昭文为皇帝。4个月后，萧鸾再杀萧昭文，自己夺得帝位。这些人，何曾想过那是在犯罪？又何曾在意上天的惩罚？

天命之说吓得善良的百姓，吓不住觊觎皇位的野心家，王朝如何千秋万代？

3000年封建的专制大气候，像一个漫长的冬季，雪霜不断，我们在深入中国历史大街小巷逛逛的同时，不妨也望望邻街邻巷的世界。

世界历史是人类的历史，然而，越早期的人类，确实越带有兽性。兽性与人类历史呈反比，人性与人类历史呈正比。古希腊、古罗马是文明古国，不甚开发的邻居如克勒特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等，被他们统称为“野蛮人”或“蛮族”。这跟古代中国北方人直到明代还辱称我们南方人为“蛮”惊人的相同。那么，文明的古罗马又如何呢？其实它不过是一头更大的兽而已，像电影《侏罗纪公园》里恐怖的巨兽。说起古罗马，我老联想到乌贼。好像从电视中看过，这种海洋动物主要吃甲壳类、小鱼或者互食，其中互食达1/4。在古时候，部落和国家之间“互食”是家常便饭。像古罗马这样的庞然大物，它体内“互食”的，远远超过1/4！



后来，随着科技进步，人类可以侵犯更远，“互食”现象倒是减少。换言之，一国直接吞并另一国的现象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殖民地现象。比如大英帝国，远在天边，却可以远道而来把大清帝国打得招架不住，但它没敢把中国吞并为它的一个省，而只是在我们内地划些租界。这种现象好比钓鱼，不必驱渊，只要把钓线长长地甩到江河湖海当中去，直接捕食。

再后来，殖民地现象也渐渐消亡。你看当今世界，虽然战争几乎年年有，但你看谁把谁吞并了？又有谁把谁变成自己殖民地了？好像只有萨达姆的伊拉克突然把科威特吞并为它的一个省，然而，还没吞下咽喉，就在联合国干预下吐了出来。苏联攻占捷克斯洛伐克后，美国攻占越南后，越南攻占柬埔寨后，都没敢吞为己有，也没敢纳为殖民地。霸权主义的战争，主要是趁其内乱在那里扶持一个亲自己的势力，间接获取一些利益。我想把这种现象称之为“骗食”。

从互食、钓食到骗食，可以清晰地看出一种发展趋势：和平与文明。在第二阶段转入第三阶段的过程之中，除了国内民主，联合国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正是在联合国的保护之下，越来越多的国家甚至敢于不设军队。坐落在欧洲阿尔卑斯山莱因河谷的列支敦士登，被夹在瑞士与奥地利两国之间，面积仅 160 平方公里，人口至今只有 5 000 多人。它于 1719 年独立，1868 年解散仅有的一支小型军队，并宣布作为永久中立国。保持中立，使它躲过了两次世界大战。同时，它还没有海关，也没有自己国家的货币，国家元首长期居于国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却达 5 万美元以上。1936 年最后一名士兵死后，这个国家再也找不到半个兵。除此之外，不设正规军的国家有 23 个。它们一般也是小国，甚至比列支敦士登还小，大国如果要侵吞它，简直像大象吃蚂蚁。但它们在联合国，跟一般大国一样享有平等的一席之地、一票之权，国家尊严丝毫无损。由于它们不像街头小混混爱出风头，惹是生非，因而一般比大国更加国泰民安。立足于数千年世界历史的高度看一看，不难发现这是一种非常可喜的现象！想想历史上，别说部落或者国家，即使民国时期一般大户人家，也得养几个家丁。

如今，私人保镖虽然有，可是普遍吗？

本书主要考察中国封建 3000 年之事。在那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国像世界一样处于“互食”的阶段。

看那时期的世界历史，跟看《动物世界》差不多，无穷无尽的追逐、厮杀、阴谋、背叛……古希腊文明领先一步，后起之秀古罗马将它吞食，然后又有阿拉伯帝国或其他国家忽然向罗马挑战。世界大舞台上的每一幕，主角只有那么极少数几个。与戏剧不同的是，真实历史的主角谁也别想表演始终，总是各领风骚若干年。当时的超级大国东罗马——拜占庭帝国“互食”了欧、非、亚地区无数的小国，营养非常丰富，寿达上千岁，可也免不了被别人“互食”的那一天。

所以，那个时期的王朝大多数短寿是很自然的事。

地不利

北方地域辽阔，但气候环境恶劣，水草有限。为争夺水草，部落之间相互残杀。很自然，他们要向中原以至更南的地方掠夺。清朝之前，中国最长的外患绝大多数来自北方。现今引以为自豪的万里长城，就是这种残酷历史的证据。国外也如此。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法国召开一次宗教会议，他在演讲中说：

在我们西方，土地的出产不多，你们只能勉强糊口；可是在东方，连穷人也可以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东方国家的土地上，遍地是蜜和乳；那里的耶路撒冷，是地球的中心，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肥沃，简直是第二天堂。在这里悲惨贫困的人，到那里就会欢乐富有！

在乌尔班二世的鼓动下，十字军一次又一次征战遥远的东方，甚至派出一船又一船的童子军，给一个又一个国家带来一场又一场浩劫。

美丽富饶本来是地利，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则相反。北方少数民族因为生存条件差，使他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优秀的战士，一旦团结对外即势不可挡。而我们南方士大夫生存条件好，计策只有“糖衣炮弹”。特别是那种冷兵器时代，骑兵就像现代战场的

坦克一样势不可挡，中原的步兵远不是对手，所以，自古以来，与北方民族作战常处下风。能够讲和，以物资和美女换和平，已经算小胜。碰上那种硬要战下去的情形，反而很可能被它们所灭。

如此，封建王朝短命的因素大为增加。

人不和

天不与不要紧，地不利不要紧，人和可不能再没有了。那么，封建专制可能得到真正的人和吗？

俗话说，不是自己生的孩子不心疼。乡间百姓嘴上常挂的这话，完全可以用来指责帝王。当然，开国帝王相对好些，因为那金銮殿是他拼着老命抢来的，他会享用，也会珍惜，并会适当约束自己以至后人。

然而，民谚说：“富不过三代。”意思说后代多半是败家子。世袭的帝王也如此。柏杨说：“专制政体最大的缺点之一，是统治阶级多半一代不如一代。任何英明的君主都无法保证他的继承人跟他一样地有能力有热情去治理国家。”最糟的是隋朝，好端端的盛世一到儿子手上就急转直下，迅速覆灭。

叔本华在《论女人》中写道：

印度教“圣城”贝拿勒斯的神猿，这只猴子当它知道自己被视为神圣而挂上“禁止杀伤”的招牌时，它便为所欲为地横行起来。女人的横行与任性似乎尤有过之。

这话用来嘲讽女人，有失厚道，但如果用来揭示人类的本性，倒是非常贴切。古今中外有无数的事实论证它。

封建帝王更像贝拿勒斯的猴子。帝王作恶，可分“武恶”与“文恶”。前者如高洋，这种类型相对不多，但也不少。他之所以敢如此胡作非为，只因为他是帝王，而不是总统。两者之区别，在于帝王根本不需要接受人民的监督，又像贝拿勒斯的猴子被视为神圣而挂上“禁止杀伤”的招牌；而总统虽然也像贝拿勒斯的猴子挂有“禁止杀伤”的牌子但不被视为神圣，反而被关在笼子里——布什深有体会地说：

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



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总统这只“猴子”被关进笼子不算，且不能“免检”，仍然必须时刻接受人民不断的挑剔。所以，高洋之流要杀人放火是没人敢阻拦的，而克林顿搞个婚外恋就差点下台。

所谓“武恶”与“文恶”是我信手杜撰的。帝王的“文恶”，大致指吃喝嫖赌。百姓吃喝嫖赌一般只影响自己，顶多影响家庭，较少影响社会，帝王染上此好可往往要以江山社稷百姓生命财产为代价。南北朝最后一任帝王陈叔宝整日醉卧花丛，任大臣和宠妃胡作非为。隋军来犯，他置之不理，直到敌人攻占他的皇宫，不仅抓了他和妃子，还在他床底下发现很多将领们向他报告军情的战书，竟然都没拆开看。

帝王不大在乎国破家亡。他们认为人生反正有一死，死前抓紧享受一把才是硬道理。明王朝被满清灭了，北京皇宫已经易主，亲王朱常洵已经在洛阳被杀，侥幸逃出来的朱由崧在南京被拥为南明皇帝。父辈尸骨未寒，城外烽火连天，你说这皇帝当务之急该是什么？说来让人大失所望，这位岌岌可危的小皇帝所下第一道令竟然是征宫女，第二道是征春药……

真失望啊！当时多少民众希望南明小皇帝能率领他们反清复明，可是，小皇帝却忙于美女，忙于春药，令百姓爱明朝单相思，徒喋血。对此，我曾百思不得其解：皇帝怎么还没有百姓爱国？

最后还是从史书中找到答案。北宋被金人所灭，皇帝赵桓被虏，其弟赵构逃至江南，在临安建立南宋，自立为皇。抗金斗争如火如荼，当岳飞率军反攻到距开封仅45里地的朱仙镇，赵构却连下12道“金牌”命他撤回。为什么呢？原来，赵构非常怕金人将他的哥哥赵桓放回来，那样他的皇帝就做不成了。因此，在岳飞反攻的同时，他却在指挥秦桧同金人谈和。但岳飞要继续反攻，金人怕了，威胁要把赵桓放回。赵构更怕，只好把岳飞杀了，罪名“莫须有”。为此，人们千百年来总是骂秦桧，而不敢骂赵构，十分不公，也十分可悲。秦桧固然有责当骂，可如果没有赵构的